

津子围 著

残商

消闲系列丛书

曾思铭觉得已经将兴奋推到了峰巅，
这个峰巅是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无论
是在什么时候，那些远远没有眼前这一
瞬间真实。

残商

群众出版社



消闲系列丛书

残商

津子围 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残 商
津子围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本 7.75 印张 19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353-3/I·498 定价:9.4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津子園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津子围继《残局》之后又一部新都市体验新作。

津子围通过主人公曾思铭、杨紫、“津子围”三条线索将商界的剥落色彩大块涂抹。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曾思铭一腔热血开发浅水湾，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凄然海外。研究生杨紫混迹外国商社，误导出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青年经济学家“津子围”下海后连连受挫，苦苦寻出路，笑中饱含泪水。

本书对事业、爱情、友情进行了不安的探索，发掘出在当今不规则竞争的商界中人与人的隔阂与纠缠的新视角。

在反对世俗而追求人类理想的努力中，我们发觉了绿锈斑斑的文明和长久萦绕在民族精神中的祭品。悬挂在卢浮宫的艺术品已经“由于灌输和宣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德西迪里厄斯·奥班恩），在充满迷惑和危机的人类社会中，末世纪的极光已漫弥天空。科学技术仅仅做为一种外包装，它的成就不过是由于表面的改变构成的。由此，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蒙的卡罗或戛纳的轮盘赌中消耗着物质和精神的力量，kitsch 阿米巴虫一样野性繁殖起来，我们有理由去寻找人类精神的灵光。

——题记

作家自白

不议主题

津子围

在此之前，我的小说是这样开始的，那么写这篇文章之前呢？就是尽管避开小说对我的思维的影响，为此，我故意安了个题目叫——不议主题。

有这样一个现象我是靠实证体会的，前年我去了趟美国，回国总有人让我讲去美国的感受，还有报刊的编辑约我写散文游记什么的，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所讲的感受也被我抽象化了，我觉得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讲不清楚，我所见所闻经语言传达出去，而未所见所闻的人在他的观念支配下去理解我传达的语言，同事物的原来情况就是两回事儿了。

由此，我感叹人类语言的障碍，觉得奎因的“译不准原则”挺理性的。横向上，国内所能接触到的有限的翻译作品，比如书籍和电影，大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印象，认为外国人就如何如何或该如何如何，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中国人的语言和嗓音；纵向上更有趣，我就见到几种不同的“白话”译本，而古文却始终是一个，译的人都倾进了学识和情感，也就或多或少地都加上了主观的或个人风格上的特色。我要说的也许不仅仅在于这些现象本身（现象不是不重要），我只是想说语言给人类造成的障碍，障碍使得人类不能迅速地共享人类的最高文明，障碍使得人类有过大的悬殊、隔离、

错位，于是便有了很多不该有的不如意。——也许作家的悲哀就在于此，作家的理想往往不如政治家务实和具体。……语言上的障碍导致了文化上的岛屿形态，岛与岛的思想交换需要借助于船的交通工具，这时候，船显得很重要，如果遇到风暴或封岛，思想交换便受到影响，孤岛文化便有机会形成……前几年，我总喜欢就某一个理论问题与人辩论，后来又干脆沉默是金。想一想，觉得自己也过于脆弱了，这脆弱与我的文化土壤有关，我们都用同一种方法来解释世界，自然找不好别的角度，后来我知道除了辩证法之外还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这三种方法被称为世界上的三大方法），这样，当我读一篇满是新概念的理論或是非观极强的文章时，我首先注意的是笔者的思维方式，结果让我产生一样的感受。

孔德自信地将人类智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归为神学——形而上学——科学三个阶段，自信有时是与理想有联系的，就如同胡塞尔非要建立科学的哲学——先验的第一哲学一样，历史需要过他们，将来怎么样，鬼才知道！不过我曾不精确地联想过城市里的居民，首先为自己设一个生存框架——房子，住一段又有突破意识再设一个大一些的。比较起来，柏格森的“生命之流更有活力一些”，“脱离旋涡下落的是物质，物质是堕落的生命”，是不是更自然一点？当城市里的人进一步将商业气和市民气混合起来，有时让你难以分辨的时候，杜威的工具主义得到了用场，而事实上，俗世中的人们似乎更青睐那些“唯经验”的普及本和被人越加工越神秘的“卜”与“预”的简化本。至此，文化有了开闸漫水之感，但却无争鸣之喧闹，春秋战国的一次争鸣，受用了几千年，几千年光受用，真瞎了中国人的智慧！

《残商》写的算文，不野。我也象海德格尔当年找借口（“我在世界中”）一样，我是城市俗民中的一员，尽管我亮出反对媚俗追求人类精神的招牌，的确有些力不从心，作家是离不开他所在的文化氛围的，这种氛围是指认知的深度和确认的价值观，这一样与人类的

语言障碍有关。写在这儿，我就不能再写下去了，否则，我虽然不议主题，却有可能冲淡了《残商》的内容，就此打住。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日

—

曾思铭起床之后就刮了胡子，在墙上那个小圆镜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发红。

我怎么也会得红眼病？他在洗脸盆里蘸了点水，然后，用手巾揉了揉眼睛。

昨天夜里他睡得很香，或许是白天过于疲劳了，或许他过于满足了，回到浅水湾那间由民房改造的临时办公室，他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早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房门还敞着宽宽的缝儿。

他想起依舒，依舒也许一夜未眠，男人与女人是不同的，在那场较量一般的紧张过后，女人一定陷入比较复杂的内心世界里，而男人却无事一样，这大概同造物主有关，男人天生就是这样的东西。曾思铭想。

那天早晨曾思铭给依舒打电话遇到使他心惊的声音之后，他就再也没敢往依舒家挂电话，一直到了下午4点，他才试探着给依舒的单位挂了一个电话。当时是依舒来接电话，依舒的嗓音发涩。“对不起，我是心急了些……”曾思铭说，“我记得你说你丈夫出差

了。”依舒回答：“他没出差。”“可是我记得你说过的。”“是说过，但不是对你说的。”曾思铭明白了，自己也过于不动脑筋了，他有些歉意地说：“是不是我给你找了麻烦？……”“是，”依舒在电话的另一端说：“他一直在等我，我们正在生气的时候你来的电话……”曾思铭一闭眼睛，昏透了，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他想到雪上加霜，就说：“我真混，给你雪上加霜了是不是，还有……”曾思铭又想起一句，“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打那个电话，不是‘此地无银’吗。”依舒好象叹了口气，她在那一端说：“算了，已经发生了的事后悔也没有用。”曾思铭在电话机旁转着，他显得极度不安。他打的是公用电话，排在他后边的人却不理解他的心境，有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孩用仇视的目光看他一眼再看一眼手里的传呼机，看一眼传呼机再看他一眼。曾思铭不管这些，他用了近乎惭愧的声调说：“有没有补救的机会，换回我给你造成的影响……”依舒说：“那是我的事。”“我是说，我想见到你和你谈谈，你不会有想法吧……我知道这个时候选择的不好……”依舒在电话里说：“可以，我不会有想法，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你退却了我也许会有想法……”放下电话，曾思铭自己用力地攥了攥拳头。走了几步，公用电话亭的人喊：“喂，还没给钱呢！”想一想那些事，曾思铭就觉得自己太狼狈了。

后来曾思铭与依舒终于有了昨天的约会。

约会是在临海的那条公路头儿，那儿僻静，除了稀稀落落的外地游客，市里的人是很少去的，有的居民一生都没去过，就象有些北京人没去过长城一样。而那一段临海的公路在以前还是军事禁行区，开放是近十余年的事。那条公路盘桓在直立海边的群山之中，山显得格外葱绿，海面显得格外透蓝，散落在这种环境的大自然中，可以让人的心情好起来。心情好起来了，也会派生出许多新鲜的想法，所以，一些大专院校的恋爱学生不惜花上半天的时间步行，也要到那里去寻找一种感觉。曾思铭选择临海公路，大概不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情调，他同时还必须为依舒考虑，从某种相对的意

义上讲，这条路可以避开熟人，从而也就减少了“危害性”。曾思铭觉得他对临海路的选择是经过大脑加工的，亏得是海滨城市，如果是内陆的一个平原城市，大家都熙攘在粉尘之中，连一棵能遮住身影的树荫都难找到。

他们是在那幅群雕下见面的，那幅群雕并不是曾思铭的得意之作，可它却是依舒同他刚刚相识的话题。

依舒见面后就对他说：“那天的事就别提了。”

“那好，”曾思铭揽了依舒一把，那一把既是亲热的表示，又向依舒示意了方向，他们就沿着公路向山上走去。

“我比较喜欢这儿的环境，也喜欢今天的天气。”依舒说。

“来过这儿吗？”曾思铭问。

“来过，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儿啦，那时候，山上那些别墅还没建起来。”

“好地方都让外国人买去了。”曾思铭说。

走过一个山头，就转向了树木密实的小径，依舒说：“你今天邀我除了准备向我道歉之外，还有别的话题吗？”

“当然有，……我是想对你说我说我完了，这几天什么都干不了，总在想你……真的！我说的都是真话。”

依舒将直视曾思铭面孔的目光移开，她望着脚下海边的岩石，说：“我原以为北方的海是平淡的，我第一次站在这儿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看一看，这个角度象不象意大利南部的风景，当然，我没去过意大利，风光片里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

“依舒！”曾思铭用“唤”那一类的语气。

“嗯？”

“……我还没说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追你，可我知道我有权利，我也许会为此付出所有的代价……所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你今天没喝酒吧，那天晚上你可喝得不少，我不知道，男人喝了酒是不是挺热情洋溢的……”

“你别打岔儿，依舒，那天晚上的事我可一点没忘，包括所有的细节……你忘了吗？”

“我忘了。”依舒笑着说。

“那我们就重复一次，你同意吗？”

“你可以试一试！”

曾思铭走过去紧紧地把依舒拥在怀里……

不知什么时候，几个人谈笑着在他们头顶不远处的公路上走过。

依舒说：“我好象不习惯这儿的环境……”

“没关系，他们看不到我们。”曾思铭气喘着说。

依舒坚持说：“不。……我们去下面的海滩怎么样？”

曾思铭记得他当时有点扫兴地看着下面白亮色的一湾海滩，海水是盈蓝的，可当时他更喜欢茂密的树林，尽管那些树木不够高大，甚至还有些带刺的藤条。当他感到依舒的坚定态度时，他只好牵着依舒的手，沿着那条银蕙草拦腿的小径向下走去……

曾思铭还记得到海滩时，依舒在徐徐海风中奔跑起来，依舒象中学生那样热情的喊着，跑出了健美的身姿。曾思铭跟着后边跑，在大学时，他是足球爱好者，尽管学校没有足球场地，可他还是同一群足球爱好者在大楼后边的场地上奔跑着，他们关心的不是场地，重要的是他们在踢足球。说起来曾思铭的速度是可以的，可他发觉，依舒的奔跑速度并不比他慢。

跑到海湾的深湾处，依舒坐在沙滩上，她笑着说：“好久没这么野啦。”

曾思铭叉着腰站在依舒身边：“你跑得够快的，如果你真的想跑，我恐怕追不上你……”

依舒还笑着，说：“我上小学时是田径队的，上大学后经常打网

球，我的爆发力比较好，有速度，而长跑不行，缺乏耐力。”

“我长跑还行，以前还行，现在也不锻炼了，回家爬七楼都气喘……”曾思铭发现依舒用一种专注的目光在望着他，他坐了下来，坐在依舒身边。

曾思铭将依舒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他发现依舒经过运动，脸上上升腾出了青春的那种颜色。

“你别总这样瞅我！”依舒说。

曾思铭记得他那时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一只手牵着依舒的手，另一只手揽着依舒的肩，两个人倒在了沙滩上，他当时是过于激动了些，有点象毛小伙子，粗野地将头压在依舒的头上。

依舒气喘着，喃喃着：“别这样，上边的人看着我们呐！”

“没问题，他们看不清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还不是一个黑点儿……”

“别这样，我不习惯……”

“这里最安全……谁也不会看清我们，谁也不会想到……”

“……我还从未在这样的环境，真有意思……”

“我也是。……这使我们在人生中多了一次经历。”

“别动那儿……我们会犯错误的，你不认为我们还要考虑？”

“有爱就够了，爱是最充分的理由……”

“我不习惯……太亮了。”

……

曾思铭感觉到依舒所独有的使人晕眩的气息，感觉到依舒浑身颤栗着，依舒紧紧抱住他的头，呼吸正打在他的耳边，他知道依舒一样对他充满着激情，这就使得曾思铭更加无法按捺已腾腾燃烧着的热情，他就仿如一匹牛圈里困倦已久的公牛，突然冲出围栏，在一片绒嘟嘟的草地上狂奔起来，它左右冲撞着，使尽浑身的力气冲撞着，渐渐地汗水将他身上的毛打起了绺儿……

一切都平息了，曾思铭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再看依舒时，依舒

已是满眼泪水。

曾思铭去擦依舒眼窝里的泪，依舒把头埋在曾思铭的怀里，她喃喃着：“……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

曾思铭紧紧拥着她，附在她耳边说：“我也是，真的，我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成功，你使我很荣耀……”

依舒哭得更厉害了，她断断续续地说：“你真是个坏家伙！我恐怕真的爱上你了……坏家伙，本来今年、今年我要出国的，……我，原本不想找麻烦，……坏家伙，这回麻烦了！”

……

曾思铭记得他们在沙滩之后就去爬那至少 70 度陡坡的石山，单从肉眼判断，那石山有直立的感觉。曾思铭说：“我们爬上去，敢吗？”

依舒说：“只要你敢我就敢。”

他们就真的向上爬了，爬了十余米高，曾思铭也感到问题挺严重的，那些裸露的岩石很坚硬，属于新生代造山运动时的产物，然而石块与石块之间却时有松动，那些石缝之间又很少长树，这就使得他们向上攀登增加了难度。过后曾思铭一想登山时的情景就有些后怕，如果自己稍有不慎，一失足，不仅自己连同依舒就会藏身岩底，说不准报上又增加了一个新闻……

登山时他不断提醒依舒不要往下看，尽管如此，他还是浑身冒汗……他们是在西天的余晖扫来的时候登到石山顶的，那上边就是临海公路，到达山顶那条公路上时，曾思铭突然觉得这世界竟如此美好。

依舒说：“真令人难忘，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次冒险行动。”

曾思铭说：“还有一些险山让我们去爬呢！”

“坏家伙！”依舒说。

曾思铭洗过之后，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中午了，看一眼办公桌上的工具，他准备再去湾南看一看，如果在那里建“水下世界”，还有一些基础数据没有搞到，比如水下的岩洞问题，比如建人造堤所面临的跃浪问题……他准备在请专业技术人员来之前把一些外围情况搞清楚，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节省一些勘探设计经费。

曾思铭拿着照像机从自己居住的那间简易房出来，沿着门前那条石阶向下走去。那条石阶下边就是浅水湾，浅水湾差不多有十里长，浅滩上积了大片的盐碱地，远处看白花花的，连草都不长，伪满时，这儿是日本人的盐场，光复后就荒芜了。而叫“湾里”的小村子就在浅水湾的滩涂之上的山窝里，山的另一侧则景致大改，成片成片的果林，曾思铭住的就是“湾里”的一间闲置的民房，自从“湾里”后山的高速公路通车，给湾里这个小村子也带来了生机，临通向高速公路的那条乡级公路边儿开了一排汽车饭店、旅店，那条乡级公路也将要拓宽，因为新扩建的码头的主要运输线，就是其中规定了一条，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曾思铭才觉得出浅水湾的发展前景。三个月前，他将他的想法与湾里的村长李大社谈过之后，李大社拍着胸脯支持他，地的事儿李大社负责，曾思铭负责设计，双方共同引资，如果成功，曾思铭将在未来的娱乐公司里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三个月，曾思铭几乎花掉了他这些年来攒的所有积蓄，到这时，他已经向“湾里”借债近二万元，唯一让他欣慰的是项目本身，他就快干完了。

“曾哥！”有人喊他。

曾思铭回头瞅一瞅，“四海香”饭店的服务员云香站在他家的房头喊他：“村长叫你去吃饭，还有日本尤老板。”

曾思铭不错的心情让那位叫云香的服务小姐给搅得变了味儿。

二

曾思铭迈着大步向“四海香”饭店走去，叫云香的服务小姐跟在他后面，她是李村长远房的亲属，是内蒙农村的，至于什么亲属曾思铭也没搞清楚，不过，曾思铭看到她就觉得头老大。

“曾哥，你不能慢点儿，想累死俺呀！”云香在后边说。

曾思铭没言语，他继续迈着大步。

云香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她终于赶了上来。“曾哥，”云香一把拉住曾思铭的胳膊。（曾思铭喝醉那天，云香同他跳舞，他有如飘浮的感觉，对方是异性，这一点时时拨动着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他几乎忘记对方的手指甲盖里都是油泥，也忘记云香那黑乎乎的脖子。平时，云香总是不得体地在脸上抹厚厚的一层增白霜之类的化妆品，那黑脖子就显得更加明显，他也几乎忘记了他比较反感云香与过路司机的调情声调儿，那声调儿让他觉得胃里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得去那家饭店，他没有时间自己开灶。唯独那天，李村长过量的酒让他燃烧起来，他搂着云香跳舞的时候时时觉得自己晕眩，云香身上的浓烈化妆品味儿不断刺激着他，他想他一定是糊涂了，在李村长宣布关灯之前，他就将脸贴在云香的脸上，云香一掐他的胳膊：“唉呀妈呀，曾哥真敢干！”说完，云香就将嘴唇贴了上来……尽管那时所有的灯还没关，可在朦朦胧胧之中，跳舞的都各自跳舞，谁也不会注意曾思铭和云香的，然而这时，曾思铭被云香的反应弄清醒了一些，他又与云香保持着距离与平衡……

“曾哥，”云香见曾思铭把胳膊抽开，嘟着嘴说：“这几天咋啦？咋不去饭店啦？”

“这几天忙。”曾思铭说。

“那你就不想小妹啦？我可天天想你呀！”云香说。

曾思铭觉得头嗡嗡直响，他还一直向前走着（跳舞之后，李村